

一位以海馬象徵開展個體化歷程之案例研究： 榮格取向心理治療

李蓉蓉 沈玉培 王孟心 張芳庭

摘要

研究目的為探討一位因斷掌之公傷意外，造成身心創傷而接受榮格取向治療之個案，透過海馬之多面向的象徵意涵，形成與自身及治療師的連結，啟動復原力的療癒過程；並探討以海馬象徵為主軸，開啟個案個體化之歷程。本研究以主題研究法分析8次個別治療及1次親子會談內容，另參考轉介單位資料為分析文本。研究者發現「個案-身體創傷-海馬-治療者」相互間的關係貫串歷程。研究結果可統整出四個主題：(1)因斷掌公傷意外而開啟個體化歷程；(2)體認孤獨、尋找歸屬與療癒的嘗試；(3)對立兩極內在力量的流動與連結；以及(4)以海馬為心藥，產生療癒轉化的新契機。研究結論為在進行心理治療中，從少年的親子衝突憤而離家到中年遭逢斷掌公傷所造成身心痛苦，個案以海馬為心藥，療癒及陪伴身心，度過生命中椎心之痛的時刻，並覺知覺察，尋見撫育自性的復原力、智慧、情感與信心，榮格取向心理治療中海馬的象徵意義與應用，有助於個案調節並轉化，在現實生活中親子關係開始重建，「家」終能成為個案安然的居所。

關鍵詞：海馬、個體化歷程、象徵、榮格取向心理治療

李蓉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通訊作者：nisa1739@yahoo.com.tw)

沈玉培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王孟心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

張芳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問題

本研究動機為探討一位因公傷而尋求心理治療，而在療程中透過象徵開啓個體化歷程案例。藉由榮格取向方式介入，增進個案內在覺察、表達及理解，以達到心理治療的目的；如同 Turner（2005）所言，由於個案發展早期經歷的痛苦可能會導致內在力量的缺乏，而導致情緒冷漠和內在狀態倒退；榮格以個體化（individuation）歷程說明心理的發展，他認為其目的是成為一個統合而獨特的個人，一個不可分割的個人（Stein, 1998/1999）。心理治療是以個案自性（Self）為中心，並與無意識連結，逐漸軟化及打開封閉已久的心，開啓個體化歷程。

研究者發現個案接受心理治療的過程中，從初始沙盤起屢次使用黃色的海馬物件，放置在沙盤正中間的水域範圍，研究者進一步向個案探詢與海馬的淵源，了解個案在日常生活中也曾經飼養海馬做為寵物，並且研究海水，營造適合海馬生存的環境，也找尋海馬可以食用的小生物。當個案在講述養殖的專注神情及雀躍情緒，似乎相當懷念養殖海馬的那段時光，就像是互為客體的一種陪伴，個案與海馬之間存在著特別的連結；這與榮格認為動物象徵通常屬於無意識或是無意識力比多的表現，它連結了被壓抑的本能（Jung, 1964/2013）；以及 Kalsched（2013/2022）指出，童年時期經歷過依附創傷的人，其自性分為發展和退化部分，而退化部分往往以寵物為象徵相呼應。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連結一直存在，人類常常藉由與動物的連結，在身體、情緒和心理層面得到安慰，並能克服創傷（Yoo, 2022）。而象徵（symbol）在榮格取向心理治療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協助個案與無意識甚至是集體無意識重新連結（黃宗堅，2005），有助於從外在世界，轉向內在世界進行修復；此亦為本研究選此案例探討榮格取向心理治療中象徵的意義。因此本研究問題即為，個案如何透過心理治療探索海馬象徵，並以表達性方式展現對於海馬之象徵意義的覺察，走上個體化歷程？

二、文獻探討

（一）榮格取向心理治療

本研究所使用之榮格取向心理治療內容包括：語言式會談、表達性媒材以及沙盤等部分，Jung（1961）表示使用媒材表達內心世界，使得個體內在與外在合而為一；圖像又可以使得象徵成孕並活了起來（Nora, 2018/2022），而藝術創作中圖解式的意象可視為圖畫裡的生命（Schaverien, 1992）。而個體完滿自足的狀態，是要經由心靈的意識與無意識融合才能達成，自性的潛力得以完全實現（Jung, 1916/2014），且心靈超越功能需要無意識材料（Jung, 1964/2013）；如同 Kalsched（2013/2022）談心靈超越功能的重要性時提及，這個空間介於私人主體和互為主體之間，治癒我們無法承受之處。

至於在心理治療中使用沙盤，從實證基礎的系統性文獻回顧顯示，可有效治療兒童和成人的問題，包括有：焦慮、憂鬱、創傷、成癮行為、注意力不足和過動、邊緣性人格、自閉以及殘疾所造成其情緒、行為和社會適應等多種樣態（Freedle, 2007；Liu et al., 2019；Roesler, 2019），尤其對治療急性壓力、殘疾或語言問題的創傷性個案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這類個案較難以傳統的心理治療方法來處遇（Roesler, 2019）；這亦是研究者選用此法協助個案的考量。此療法依據榮格的分析心理學、Margaret Lowenfeld 的世界技術以及東方思想和哲學（Kalf, 1980/2003）；可促進個人內心的發展，可視為一種治癒和轉化劑（Bradway, 2002）；治療師提供自由和受保護的空間，能使個案回歸童年的情緒和經歷（Winter, 1999）。個體在安全且涵容的環境中，進而達到表達及轉化內在的果效；Kalf（1980/2003）認為在心理治療中自由且保護的關係，就像母親對孩子的愛，是療癒及轉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Weinrib（2004）觀察沙盤所發揮的動力，和 Winnicott 所提及過渡性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的移情方式相似，目標是心理治癒；個案的內心世界平衡地與環境和文化結合（Steinhardt, 2013）。當內心世界的無意識圖像被投射到沙盤上時，無意識變得有意識，個案更能接近完整，並體驗融合的感覺（Jang, 2017）。

另外，榮格取向心理治療的重點便是個體化歷程，經由創造性認知並結合對立面的張力（Bradway & McCoard, 1997），此過程可幫助個案逐漸面對創傷經驗，並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掌控感，進而解決內在衝突且克服創傷（Kalf, 1980/2003）。在個體化歷程中所發生的事情，使得超自然和難以言喻的事物得以顯現，並為心靈提供體驗和表達的材料（Chiaia, 2022）；幫助個案整合分裂的情緒，並調節人格中破裂面，恢復日常生活（Sim, 2011）；在治療中意識去關注無意識的聲音（Lee, 2017），無聲的交流創造了一個空間，體驗存在的重要並恢復活力。當個案感覺更有活力時，他們就能認識自己，且更容易接觸外部世界（Chiaia, 2022）。個體化歷程是與自性的溝通，它就像感受傷口的疼痛一般；在面對無意識尋找真我或個體化過程中，會經歷非凡的痛苦和磨難（Jang, 2017）；個案在歷程中須與他者（Other）的靈性有所連結下才能完成（Punnett, 2014/2020），並促進個案表達及抒發壓抑在內心深處的情緒及想法，進而達到轉化的目的。

在本研究中，榮格取向心理治療提供安全的環境，並以沙盤、象徵及表達性媒材為諮商的引入點，在個案面對難以言說的議題或複雜的情緒時，可獲得語言治療難以解決的感受和經驗（Freedle, 2007；Lagutina et al., 2011），本案例遭逢斷掌公傷意外之打擊，承受身體與心靈的傷痛；一方面因公傷左手斷掌意外所帶來的身體疼痛，另一方面則是在進行個體化歷程，心靈在進行整合時亦會經歷的苦痛，這時治療師的同在是見證也是陪伴。

（二）榮格取向中原型與個案心靈的連結

原型之說，在哲學史中可以回溯至柏拉圖的理型之說，叔本華稱萬物的原始形式為典型（prototypes）；直到榮格提到原型後，對於人類學、生物學或心理語

言學影響甚鉅 (Punnett, 2014/2020)。在探討個人生命之完整性、自身的重要都可能會探討原型之於人的意義。Jung (1947) 認為原型 (archetypes) 是來自全人類共有的集體無意識的一部分；Von Franz (1980) 將集體無意識描述為一個場域 (field)，其中受到激發的點就被稱為原型。至於原型會執行創造性行為或破壞性行為，取決於整合無意識內容的能力程度以及無意識中壓抑的情感 (Rhi, 2012)。然而，分析原型及象徵是理解和克服個人創傷的關鍵 (Lee, 2018)；Jung (1968) 提及原型是經驗所形成的情結 (complexes of experience)；Jacoby (1999) 更清楚地說明原型是人類所特有，用來規劃與調節行為和經驗。而本案例為非預期出生的孩子，尤其在出生後遭受父親的漠視，以及母親矛盾依附的對待，家中所有資源聚集在兄長一人身上，個案自小身心靈即呈現無依無靠的孤兒處境，因此也看見個案孤兒的原型面向，Punnett (2014/2020) 提及當個體陷入孤獨的深淵，也意味著與他者失去連結；在心理治療中，個案使用象徵表達，使得原型的力量得以整合及轉化。

(三) 榮格取向中象徵的角色與功能

Jung (1961) 談象徵源自希臘字，意指未知事實之最好的可能性描述或形式，亦是無意識與外在世界的溝通橋樑，在無意識中彰顯了基本原型形象。在集體無意識中，文化所象徵的是永恆真理，經過長時間的變化，而成為文明社會所接受的集體形象 (Jung, 1964/2013)；象徵是自發地顯現，並具有治癒和轉化的能力，這種力量的作用是調節意識和無意識，且非經由語言能完全理解 (Jung, 1984)。但 Jung (1964/2013) 在更早之前也提醒我們，個體還是唯一的現實，我們越遠離個體而轉向抽象觀念，就越有可能陷入錯誤；因此象徵的意涵只能在個體生活背景下進行。個體因個人經驗中喚醒的象徵，釋放能量並藉由創造性的管道帶來治癒，引導個體變得更加有秩序、可預測且靈活的生活 (Weinrib, 2004)。

從象徵的隱喻來了解世事，為象徵在榮格取向觀點之重要性 (Jung, 1964/2013)。沙盤中使用沙子和象徵性物件可以表達人類的無意識，使無意識變得有意識，並促進意識和無意識的結合，增強自性以達到治癒 (Kalff, 1980/2003)。在沙盤中的象徵，可將個案重新帶入未知的層面 (黃宗堅，2005)；而象徵性物件的使用讓個案能夠表現心靈中的碎片，以及他們拒絕或不認識的自己，成為創新自我形象的媒介 (Weinberg, 2014)。象徵亦可再進一步經由聯想，如 Johnson (1986) 提到無意識已經準備好經由聯想來尋找其意義與隱喻，內容可分為積極想像 (active imagination) 和擴大 (amplification)。積極想像的重點在於清空腦袋的過程，讓無意識幻想流入，並將想像融入日常生活中 (Tibaldi, 2010/2017)；而擴大所指為 Jung 匯集無意識素材的方法，例如：使用神話、宗教圖像等 (Kalsched, 2013/2022)。在個案心理治療過程中，研究者依據榮格取向，從個案的生活經驗以及生物性、神話、民間及童話的角度來了解及探討海馬的象徵。

（四）以榮格取向之擴大方法看海馬象徵

個案在沙盤中屢次選用黃色海馬物件，以及在現實生活中喜歡也曾飼養海馬，以下研究者試圖以海馬的生物性、海馬相關的神話、民間及童話等不同的面向，深入理解海馬的象徵。

1.海馬的生物性特質

海馬據考古已存在地球 1500 萬年之久，全世界約有 40 多種，屬肉食性，平常以活餌為食，平均壽命約為 4 至 7 年（Hein, 2021/2022），是一種生活在礁岩淺海區不善遷徙的魚類，行動緩慢，對環境汙染忍受度較低（觀賞魚雜誌社，2004）。海馬屬於海龍科，在 2500 萬年前由海龍演化而來，是海中唯一一只使用直立式移動的生物，此種移動的方式也是此物種為因應當時的環境（Teske & Beheregaray, 2009）。海馬一般長約 10 公分，體型扁、全身無鱗且被骨質環包裹著（卜勁松、于今昌，2015），屬小型海洋生物，靠背鰭與胸鰭緩慢游泳，嘴不能張開而靠吸食維生（幼福編輯部，2015）。海馬經常活動在水草和海藻間（Burton, 2002/2003），尾部蜷曲能攀附珊瑚或藻類，避免被水流帶走（黃佳琳，2020），並且尾巴截面為方形，這種結構抓握牢度特別好（Porter et al., 2015），有種絕不放手的堅持本性；並且海馬兩眼可獨立 360 度轉動環視周圍，頭冠可發出聲音與同類溝通（Hein, 2021/2022）。

除此以外，海馬尚有著精緻繽紛的外表與特殊的雄性托育行為，雌海馬將卵注入雄海馬的孵卵囊內，卵胎生的海馬由雄海馬的孵卵囊孵化，屬一夫一妻制（Lin et al., 2016）。海馬孵化期為 7 周，每次可繁殖百隻（觀賞魚雜誌社，2004），但平均 200 隻幼海馬，只有 1 隻能存活下來（Hein, 2021/2022）；海馬 1 年生育 10 幾次，幼海馬在出生 5 個月後即具有生育能力（卜勁松、于今昌，2015）。另外，海馬有變色及擬態的本領，身體可以轉換成相似於海藻或岩石的保護色，也會長出一些線體，將外觀變成藻類的型態，有助於生存與覓食（劉貴仁等人，1998；Teske & Beheregaray, 2009）（如圖 1）。2004 年華盛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將海馬列入保育名單中。

圖 1
海馬的生態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25）。

2.神話、民間及童話故事中的海馬

海馬的神話性來看，Hein（2021/2022）表示海馬自 1570 年起就被稱為「Hippocampus」，是來自於古希臘神話中的海怪，被當成是伴隨亡者進入冥府的使者；大不列顛島上也有水中妖精的傳奇故事，認為妖精能變成馬頭魚尾的形象，將想要騎乘的人拖入海中。由於牠的頭部酷似馬頭，生長在大海之中，所以被稱為海馬（觀賞魚雜誌社，2004）。傳說中海馬如同穿著盔甲的魚（Parker, 1988/1992），中世紀歐洲商人，最初視海馬為遠方島嶼上的幼龍現身（Hein, 2021/2022）。海馬又被稱為魚尾馬的水中動物，相傳是海神 Neptune 的坐騎（蔡進松，1996）。海神性格暴躁易怒，擁有掌管海馬最高權勢，古希臘漁民若捕獲海馬，因害怕會得罪海神，甚至還要宰殺馬匹丟到海中當作獻祭（Hein, 2021/2022）；而在小美人魚的故事中，主角愛麗兒的父親是繼海神之海中的統治者，同樣也是以海馬當成坐騎（Andersen, 1872）。

而海馬象徵能帶來平安以及醫療效果來看，海馬的身形如鉤子，具有能力、能保平安、神明的象徵，且有醫治的功能；而鉤子與夏威夷文化中茂伊（Maui）「光明使者」（bringer of light）的神話有關（Kalsched & Freedle, 2019），象徵陽性力量；漁民也視之為吉祥物，非裔巴西人相信是驅鬼的護身符。在文藝復興時代的地中海，海馬被視為治療視力、腹痛、狂犬病及缺乏性慾的藥方；在 18 世紀的歐洲視為家庭常備藥。

個案所處的亞洲文化意涵之集體無意識的意義了解，海馬又稱龍落子；在中國唐朝記載，海馬出於南海；宋朝亦記載，其首如馬，其身如蝦，其背偃僂有竹節紋（卜勁松、于今昌，2015），在亞洲，如中國和日本，海馬被視為假龍，日本龍年時也會以海馬代替龍的形象，製作賀年卡，可見海馬與龍有所連結，與龍很像，但不會被認同為龍。明朝時期李時珍對海馬的評價為，暖水性，壯陽道，消症塊，可治疔瘡腫毒（卜勁松、于今昌，2015）；亦有南方人蔘之稱（觀賞魚雜誌社，2004），在亞洲婦女生產時，若喝乾海馬泡熱水則有助於生產（Hein, 2021/2022）。由此可見海馬具有治療的功效，可解毒、增加男性性能量及協助婦女生產。因此可理解，個案的叛逆可以說是渴望被父親認同，有著由「假龍」成真龍的期待；另外，海馬本身在亞洲文化上就有療癒的意涵，與生殖有關，且對男性與女性有其不同的作用和療效；這亦呼應個案因年幼所處環境，需要利用個人陽剛之力來存活，但是又需要海馬在讓女性力量孕育生命時給予助力，這樣能量的轉換讓個案在不同生活環境與階段中存活與再生。

綜上所述可以得知三個重點，其中可以看到海馬正、負向的象徵性，以及應用在個案身上所呈現的轉化性：（1）雄性的托育行為是一大特色，其生育、繁殖能力強，與性能量有關，以量取勝來克服先天不利生存的因素；但同時顯示出，雌雄海馬只是不斷的繁衍後代，而幼海馬一出生就在競爭的環境中求生，因此也呈現出負向的父母情結。（2）海馬具有擬態的本領，其保護色取得生存的彈性優勢，這部分則與人格面具有關。（3）海馬為存在地球 1500 年之久的物種，其尾部的特殊結構有助於攀附珊瑚或藻類，展現出絕不放手的堅持本性。另外，從神

話、民間及童話故事中可以得知：海馬的身形如鉤子象徵有能力，並能保平安及具神性，而且海馬在各地、各世代都流傳有醫治的能力。

在本案例中，可以看到縱使有著負向父母情結與為求生存要狠爭鬥的不利生存因素，甚至是遭遇公傷斷掌意外，個案都可以藉由海馬象徵的能量來協助自我存活與療癒，甚至運用海馬連結兩極的能量，開啓個體化的歷程。其中顯現的是渴求父親認同的掙扎、堅持絕不放手的特性、擬態的本領、平安守護的能量及醫治的象徵，都與個案具有重要關聯及意義，接下來的內容將進一步探究。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一）個案基本資料

個案為年約 40 多歲的男性，自幼即面臨缺乏父親關愛，以及與母親的依附議題。在青少年時期更因與父親大小衝突不斷，終至憤而離家；在歷經人生許許多多的波折後，卻在工作中發生左手斷掌意外。

個案遭受此公傷意外後，面臨多次的手術治療以及痛苦的醫療處置，造成個案在情緒上瀕臨崩潰且身心受創，經常陷入哀怨的憂鬱心境，久久難以面對，並且對於往後的人生感到無助且絕望。因此，就在友人的建議下，個案願意接受心理治療，盼能接受心理治療舒緩身心壓力，重新找尋人生的方向。

個案在接受 9 次的心理治療後，因考量現實因素及心理復原狀態下結案。療程包括 8 次個別心理治療以及 1 次（父子）親子會談；其中個案使用 3 次沙盤以及 2 次表達性媒材，各次會談摘述如下頁表 1。

（二）研究者

研究者為臨床心理師，從事醫療及教育工作 18 年，目前就讀諮商與輔導學系博士班，已修畢心理諮商及研究法等相關課程。研究者同時擔任本研究治療師、文字轉錄者及資料分析者等角色，每個角色均有適當的間隔及準備時間，以求資料的清楚及完備，在此同時研究者接受沙遊治療督導。

（三）研究者督導

研究者督導為諮商心理師、國際分析心理學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nalytical Psychology, IAAP）榮格分析師、深度心理學博士、國際沙遊治療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andplay Therapy, ISST）認證教師級治療師；研究者針對研究資料分析與修正部分，也從督導者另一個專業人員的視角，協助檢視個案所敘說的訊息，以期讓研究能夠更客觀及完整的呈現，並提高本研究之專家效度。

(四) 協同研究者

協同研究者亦為臨床心理師且正接受深度心理學之督導，目前亦就讀諮商與輔導學系博士班，已修畢心理諮商及研究法等相關課程，在本研究中協助研究資料分析與修正。研究者並與督導者及協同研究者間共同進行內容分析，同時參考個案本身所提供就醫及勞工相關機構資料等，進行三角檢驗以提升研究的信效度及避免過度詮釋個案資料內容。

表 1

各次的會談內容表

會談次序	會談內容
第 1 次會談	治療師同理及理解個案，在遭遇意外後的心情生活以及工作的轉變，以及個案對於會談期待，治療師與個案討論治療目標及說明治療處置。
第 2 次會談	個案與治療師會談中，逐漸建立起信任及接納之治療關係，個案也願意更多分享生命中的歷程，其中包括原生家庭、就學與工作等生活事件的影響。
第 3 次會談	治療師在說明物件及沙盤後，個案第 1 次使用沙盤，初始沙盤以及海馬象徵的意義，協助個案覺察隱而未現的感受。
第 4 次會談	治療師與個案談論更多有關海馬相關的生活點滴與議題，並再次在沙盤看見海馬象徵的意義與應用。
第 5 次會談	個案第 2 次使用沙盤，並且在沙盤中呈現更多內心的樣貌。個案也在會談中，更深入述說內心對於受傷後身心痛苦的感受。
第 6 次會談	個案第 3 次使用沙盤，運用沙盤中海馬象徵探索個案內在心靈世界，描述生活經歷更多元及豐富，治療師促進個案更多向心靈探索及連結。
第 7 次會談	治療師發現個案願意使用多元性媒材表達自我及情緒，因此透過情緒卡展現個案較少顯露出的期待情緒。
第 8 次會談	治療師更進一步使用九宮格繪畫藝術表達方式，更多幫助個案覺察及探索內在。
第 9 次會談	海馬象徵體會到雄海馬托育子代的特性以及個案談及被父親漠視等議題，治療師邀請個案與父親進行親子會談，更在此會談中促進父子的對話。這樣的對話經驗，個案表示是過去未曾體會過，也感受到父親內心對於個案的期待及想法。在會談尾聲，治療師核對個案生活脈絡後結案。

二、研究設計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主題分析法 (thematic analysis) 探究治療的內涵。主題分析法用於了解人們的經驗或現象，亦能適用於多種研究資料，不拘於資料規模，從資料中

直接萃取或依循理論萃取主題（Clarke & Braun, 2013），本研究並融入敘事研究概念說明治療的歷程與轉化的脈絡。在分析步驟上，依據高淑清（2008）的觀點進行資料分析：（1）詳實且清楚撰寫個案紀錄與相關個案資料的蒐集，以使研究資料盡可能還原現象；（2）研究者以開放的態度反覆閱讀文本，並逐次寫下對於文本的理解與省思；（3）研究過程中發現事件與視框的脈絡，並將與主題有關的訊息進行標記、編碼與註解，再逐步檢視這些意義單元及主題的歸納；（4）研究者反覆閱讀文本後產生整體性的理解；（5）分析經驗結構與意義再建構或再發現新的意義單元；（6）確認主題與反思，並呈現重要主題且給予命名。

本研究以「對立兩極內在力量的流動與連結」之主題，進行舉例編碼過程說明如表 2。

表 2

「對立兩極內在力量的流動與連結」主題之編碼

會談次序	諮商紀錄內容	編碼	意義單元	主題
7	「我漸漸可以面對受傷的事實，現在會把握黃金時期繼續復建，照顧自己使得傷口恢復」（02-07-02）。	1.漸漸可以面對受傷的事實。 2.把握復健黃金期自我照顧。	個案面對受傷的事實，也照顧自己。	對立兩極內在力量的流動與連結
7	「開始使用健全的右手與左手殘肢輔助做模型」（02-07-12）。	1.會使用健全的右手做喜歡的模型。 2.左手殘肢的部分也能輔助右手。	找出興趣嗜好讓自己開心，滋養內心。	
7	「覺得能帶給別人幸福也不錯」（02-07-03）。	1.能讓別人幸福。 2.感覺不錯。	覺得有能力讓別人幸福。	
8	「看見年邁的父母在我受傷期間，每天到醫院照顧」（02-08-010）。	感受到父母的照顧與辛苦。	個案感受到被父母照料，也不捨父母年邁。	
8	「看見拐杖糖聯想到聖誕節，也很希望可以跟捲髮的女生到教會參加聖誕節活動」（02-08-09）。	1.拐杖糖的繪畫聯想到聖誕節。 2.期待聖誕節能邀約喜歡的女性一同參與。	個案開始對於追求喜歡的對象開始期望，並充滿期待。	
8	「很希望能像龍一樣的可以飛在天上，過著飛黃騰達的生活」（02-08-06）。	希望可以像龍一樣飛黃騰達。	個案對於成功的渴望。	

（二）研究程序與倫理

本案例為自行求助心理治療之個案。研究者在治療前即向個案說明在治療進行中搜集資料的目的，並告知倫理同意下始得進行研究、治療和錄音，之後個案簽署同意書。本研究為確保研究參與者的權益，研究者於個案心理治療期間並未著手進行任何研究計畫，其目的是要讓研究者以單一治療師身分進行治療的過程，並且接受一週一次的諮商督導，確保個案最大的福祉。研究資料亦刪除可辨識出個案身分的訊息，以保障其權益；研究者亦將結果寄給個案，以確定公開資料內容，避免侵害研究參與者隱私。

（三）研究工具

在治療結案後，研究者謄寫逐字稿，並以象徵性海馬物件出現之沙盤和藝術表達媒材或作品等進行分析，根據詮釋出來的理解，著手撰寫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資料編碼說明如下：（1）逐字稿編碼分為三個段落，分別代表〔說話者〕－〔治療次數〕－〔對話流水編號〕，說話者為研究者（治療師）以 01 為編號、研究參與者（個案）以 02 為編號、研究參與者（案父）以 03 為編號，舉例：01-02-01 表示研究者在第二次治療說的第一句話；02-02-01 則表示個案在第二次治療中說的第一句話。（2）象徵性海馬物件出現之沙盤會以其出現的治療次數序號與沙盤晤談使用序號同步標示之，例如：第 3 次治療（第 1 盤沙）。（3）藝術表達媒材或作品會以其出現的治療次數序號與創作圖幅序號同步標示之，例如：第 7 次治療（第 1 幅圖）。

三、研究嚴謹性

在研究的可靠性上，可分成兩方面說明。其一，本研究探究的資料來自於個案所主動願意進行的心理治療過程，個案態度主動且真實並持續進行至結案，使這份資料有可靠的來源。其二，本研究質性分析個案在心理治療的逐字稿內容，為了增加研究資料的可靠程度，研究者除了進修諮商與輔導博士班專業課程之外，更接受專業督導，從督導者另一個專業客觀的角度，與研究者及研究協同者共同檢視個案所敘說的訊息。

至於可信賴性與可轉換性，本研究採用三角校正驗證進行，說明如下：

（一）資料來源三角驗證

本研究除了個案心理治療逐字稿紀錄外，個案本身所提供就醫及勞工相關機構資料，交叉檢核觀察紀錄的正確性。研究者亦邀請個案協助檢核文本內容，符合程度平均達 95%，以確保本研究無誤解或扭曲個案狀況。

（二）理論三角檢驗

同一資料進行不同觀點或理論的探討及詮釋，在文本分析過程中研究者、協

同研究者及督導者間互相比對觀點，減少資料的系統性偏見，並提高內容分析品質和可信性。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為一位個案的心理療程案例，為幫助讀者理解研究結果，以下先簡要說明對此個案的概念化、治療目標與歷程，再呈現研究結果，並透過海馬象徵理解並探討個案個體化歷程。

一、案例報告

（一）個案概念化

個案為中年男性，個案表示「我為父親心中非預期出生的孩子，再加上出生後家境更不好（02-02-11）」。個案在成長過程中聽聞母親曾說過，父親在婚後因為經濟收入不穩定，只想要一個孩子，母親卻懷了第二胎，也就是個案。母親私心認為個案生下來可以陪伴長子，而不顧先生的反對生產，如此埋下日後父母夫妻關係不睦以及個案生長過程中的痛苦因子。在家庭經濟有限的情況下，父親只栽培長子，對於個案則是疏忽的對待方式，造成個案內心極大的自卑及創傷，並且與父親間有相當多的衝突。似乎在個案的無意識中，不斷的因父子衝突來凸顯自己的存在，或是藉此表達在出生後被不公平的對待及不滿的情緒。個案亦曾表示「在生長過程中經常聽到母親講父親的不是（02-02-12）」，在個案跟母親的互動中，個案似乎是母親情緒宣洩的對象。個案亦表示「媽媽因為哥哥日常或是學業表現較為優異，常拿哥哥與我比較，又用鄙視的態度對我（02-02-14）」，讓個案陷入被拋棄、孤兒的處境，甚至懷疑自己存在的意義。而且由此可知，個案的成長過程中充滿了對於父母親情感上矛盾的愛恨糾結，以及手足相處上的明爭暗鬥。個案長期承受父母不公平的待遇及愛的匱乏，但在心中仍渴望被愛，因此在生活中仍是會完成父母所交代的事情，形成了矛盾的情感及依附，也演變成父母與個案間功能性的互動；這樣的情感模式持續影響著親密關係。

在個案青少年時期自我意識逐漸發展，並開始與父親間出現許多大大小小的衝突，個案表示：

與父親最激烈的衝突是在高中時期，我在衝突後打算離家出走，母親則以死威脅希望我不要離家，但最後我仍選擇離家；只是離家後的生活過得相當坎坷，最後加入黑道 10 幾年（02-03-16）。

個案在黑社會生活遊走在法律邊緣，個案尚有自我保護的智慧，擁有在街道混的聰明及反應（street smart），並深知黑道的生活方式並非自己心中想要的，不會在黑道一輩子。個案表示「在黑道我經濟能力較佳時，開始研究海水養殖海馬（02-03-18）」，個案開始了與海馬第一次的接觸，直到個案自發性的決定脫

離黑道並搬家為止，生活的波動及海馬養殖不易，故養殖海馬也告終；也許是時間的巧合亦或是現實的考量，都可以看見海馬在當時對於，爲了生存不得已身處黑社會的個案而言，深具陪伴的意義。

在中年歷經人生波折後，個案表示：

現在的我經過歲月的磨練，已經改掉過去火爆浪子的脾氣，行為上不再以暴制暴；同時厭倦了在黑道紙醉金迷的生活，覺得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及意義，整天只是聽命於他人做些違背自己道德良心的事情，甚至還要擔心入獄的可能（02-02-07）。

因此在脫離了黑社會後，個案表示：

當時沒有直接回家，而是選擇到寺廟擔任志工多年，並戒掉酒、色及賭等等的習慣（02-02-08）。

就在個案中年更換爲技術人員工作後，整體生活才趨於穩定；但個案也表示：

就在一次工作時因為器械使用不慎，發生公傷意外切斷左手掌，緊急送醫手術搶救斷掌接合仍無力回天。在醫院養傷期間大多是母親來照顧，父親則會到醫院探視或分擔母親照顧我的責任，也在當時與父母親有了更多的相處（02-05-03）。

個案在工作時遭遇左手斷掌的公傷意外，因身心創傷而接受心理治療。在表達過往人生時情緒易陷入低落的狀態，就治療師對個案的觀察，似乎因爲回想過去，檢視人生，有些悔恨及難過。個案發展早期經歷的痛苦，導致內心力量的缺乏，進而導致情緒冷漠，使得內在狀態倒退；在本研究中發現心理治療能啟動療癒的旅程。

（二）心理治療目標與過程

心理治療目標爲緩解個案因斷掌公傷意外所承受的痛苦，根據個案在治療中對於過去身心狀況描述中可以了解，來自父親漠視以及母親矛盾依附的互動，對於個案影響甚鉅。心理治療的介入，個案可以更進一步了解心中隱而未明的情緒及想法。而沙盤及多元媒材的使用，增進個案經由視覺以及觸覺的感受，體會無意識及情緒是可以表達的。因著情緒及想法的表達，個案逐漸感受到自性的存在，並開始觀照省思及檢驗人生。

在象徵的意義與應用中，個案在海馬象徵及陰性力量的療癒力，傳達了內在的需求與狀態，並幫助個案釋放壓抑的情緒。對於個案而言，可以學習調節與因應，從中找尋內心平衡之道。而個案第3次治療（第1盤沙）及第5次治療（第2盤沙）在沙盤中均出現其他物件環繞在海馬周圍形成了同心圓，沙盤出現對稱及核心的曼陀羅意象。Corbett（2022）認爲曼陀羅有本我的象徵，而Ronnberg與Martin（2010）則提及曼陀羅圖形的特徵，包括：中心點、同心圓及對稱，是種啓蒙象徵。另外，在治療中個案不僅顯現了陰性滋養的力量，更調和往日過多的陽剛之氣，並開始期待未來的感情。在會談後期，個案與父親首次親子會談，更是父子倆破冰之舉；首次面對面的懇談，儘管雙方的神情與姿態是不自在以及小

心翼翼，但對於雙方關係發展而言相信是重要的。在會談中雙方也釋放出願意在未來共同生活中，尋找新的相處方式之訊息。研究者亦從海馬象徵，能與個案談論更多有關海馬與個案之間相關的生活點滴，找出個案與海馬象徵之關聯性。

二、研究結果

在治療過程中個案的主題顯露出來（Ray, 2011/2014），主題的特徵為重複出現、具脈絡性以及較強烈的程度（Ray, 2016）。研究者整理出海馬象徵開啓個體化歷程中主題的變化，並呈現出四個主題，其內容包括：（1）因斷掌公傷意外而開啓個體化歷程；（2）體認孤獨、尋找歸屬與療癒的嘗試，又可再細分為（a）個案體現孤獨的本質—孤兒原型的顯現與（b）沙盤中海馬象徵深化表達與療癒；（3）對立兩極內在力量的流動與連結，再細分為（a）表達性媒材展現出對立兩極能量的流動與（b）九宮格繪畫更展現內在創造力的開發；以及（4）以海馬為心藥，產生療癒轉化的新契機，又可再細分為（a）父母親所提供個案生長的环境與海馬的生存環境相呼應與（b）海馬為心藥，在個體化歷程中出現療癒的力量等，四大主題：

（一）因斷掌公傷意外而開啓個體化歷程

個案因身體受傷造成身心痛苦而接受心理治療，並表示近期剛經歷身體上數次重大手術與復健。在治療中個案更傾吐著成長過程所經歷的種種身心磨難，不論是來自於家庭、生活或工作，治療師在傾聽的過程中深感不捨與心酸。個案在治療中述及過往，尤其是非父親預期誕生的孩子這部分的內容，與個案心中雄性海馬孵化子代形象形成強烈對比，不難理解父子間時而瀰漫著緊張的衝突氛圍，以及與母親矛盾依附的情感與互動，種下孤獨與遺棄的痕跡；而個案在離家後，單獨在外生活，缺乏家庭支援下的經濟窘境，亦是咬牙堅持撐下去。個案曾表示：

這 8 次手術讓我痛不欲生、終生難忘；尤其在最後幾次手術前跟醫師溝通希望一進入手術室後就馬上麻醉，因為在等待手術的時間是最痛苦及難受的（02-01-04）。

從小沒有家庭支持經常會感到無助，尤其是當我在外生活沒有錢，經常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雖然辛苦卻未放棄努力生活，一直很努力地工作或表現謀求活下去的機會（02-02-05）。

因為家境不好，所以父親只希望生哥哥一個孩子，但是媽媽不顧父親反對生下我，希望我的出生能陪伴哥哥，而且我出生後家境更不好（02-01-11）。

（二）體認孤獨、尋找歸屬與療癒的嘗試

1. 個案體現孤獨的本質—孤兒原型的顯現

海馬對於個案個人象徵意義面向包括：海馬可以陪伴從小處於孤兒原型的個案，共度孤獨的離家時光，以及在面對須時時戒備且爾虞我詐的人生境遇中，海

馬是可以讓個案感覺放鬆的投射對象。而個案希望能在生活穩定後再次飼養海馬，似乎成為個案心中想圓的一個夢，更像是個案給自己未來的期望。如個案所述：

年輕時離家出走且與父母斷聯，又因當時現實生活考量而加入幫派，人際間充滿著爾虞我詐且須要小心提防，害怕被他人暗算或入獄，整天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當時就曾經飼養海馬也研究過海馬的養殖。因此回到租屋處後，能夠看見海馬長相呆呆很可愛且游泳模樣很有趣，經常看著牠就放鬆下來，覺得海馬可以陪伴孤獨的我（02-03-02）。

當時居無定所且生活變動性大而疏於照顧，隨著不斷搬家造成所飼養的海馬死亡，之後也就停止繼續養殖海馬。但是，我也希望如果以後生活能穩定下來，有機會想再飼養海馬，圓一個心中未完成的夢（02-04-05）。

2.沙盤中海馬象徵深化表達與療癒

在治療歷程中，海馬象徵與沙盤的探討，讓個案更深化覺知、覺察的能力，Weinrib（2004）曾提及沙盤的使用為意識與無意識的交會，個人無意識乃至集體無意識的歷程是象徵構成的路徑。而本研究個案在 8 次的個別會談中，有 3 次使用沙盤的經驗，但不論是初始沙盤以及後續沙盤中，個案重複出現將 1 隻黃色海馬擺放在沙盤正中間藍色水域的位置，且頭朝向右方擺放，而其他物件則是環繞在海馬周圍形成了同心圓；而 Kalff（1980/2003）亦曾提出初始沙盤特別重要，並提到有以下幾種特徵：個案對於治療的感受、個案和無意識之間的關係、個案的問題或困擾以及可能的解決方式，因此以下將分析且探討初始沙盤中的海馬。圖 2 為個案初始沙盤的內容，個案在擺完盤時表示：「有些哀傷的感覺（02-03-04）」，透過沙盤個案可以有機會回顧生命中許多議題，而這淡淡的憂傷，似乎是個案在沙盤體驗中對於人生的滋味。

圖 2

第 3 次治療（第 1 盤沙即初始沙盤）



個案在治療中屢次選用黃色的海馬的物件，並且放置於沙盤正中間，依據 Ammann (1998) 提出有關沙圖位置的意義看來，上半部及右半部象徵外在世界，而下半部及左半部象徵內在世界，正中間則屬於心靈中心的位置。由此可見，海馬所象徵堅持絕不放手的本性，以及忠誠、變色、擬態的本領和平安及醫治的精神意涵，這些象徵內容在個案內心中，應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Turner (2005) 亦提及當自性因最初的失落和創傷而受損時，個案試圖將自性置於沙盤的中心，來恢復生命的秩序和意義；而海馬頭朝向右方擺放，顯示個案目前需要面對因公傷意外的現實，而右上方有海星以及女性的獸醫的物件；海星的生物特性有再生能力，也可象徵個案內在的修復及重生 (Rosin, 2022)；海星本身有 5 個觸角，數字 5 的象徵代表自性及穩定，透露個案無意識中療癒的可能性 (Matthews, 1993)，而女性獸醫也有醫治的象徵，並且融入陰性的內在力量，更顯示個案願意與治療師建立關係的意象；因此，海星以及女性獸醫均象徵著個案內在對於醫治的需求以及再生的潛力。此時的初始沙盤如同 Temenos 神聖保護的空間，具有治療的作用 (Bradway & McCoard, 1997)。

這時出現海馬的自性象徵，相信對於個案有重要意涵。海馬在個案生命中的重要意義包括：個案在青少年時期離家孤獨時刻的陪伴，以及在面對人生中的風浪時，作為提醒自己要適度放鬆的投射對象；而海馬有種絕不放手的堅持本性，似乎也提醒著個案在面對極痛苦的身心創傷復原時仍不要放棄，但同時也可看出個案對於自己的高要求，亦形成個案在身心創傷復原期會出現的焦慮及憂鬱情緒的可能。

個案在現實生活中也曾養殖海馬，從個案本身生理男性的角度來看飼養海馬的經驗，如同雄海馬孵化孕育後代，個案亦有孕育自己走向療癒的力量，以及領受醫治及祝福的未來盼望。而海馬的身形鉤子代表有能力、能保平安、神明的象徵，且具有醫治的功能；再加上黃色的海馬，黃色它有金、光和太陽的象徵意義 (Matthews, 1993)，明亮的意涵也可象徵個案渴望被看見。在煉金過程中，物質從原始到哲學黃金的轉變 (Brendan, 2022)，也代表著對外在世界的重新注入活力和回歸 (Ronnberg & Martin, 2010)；黃色的海馬在初始沙盤中出現，似乎預表個案身心修復的徵兆。另外，黃色也可視為一種警告色 (Ronnberg & Martin, 2010)；在猶太人文化中也有嫉妒或恥辱的象徵 (Matthews, 1993)，這或許是個案自出生即面臨的手足競爭議題。

(三) 對立兩極內在力量的流動與連結

1. 表達性媒材展現出對立兩極能量的流動

個案逐漸能面對過去經驗帶來的種種情緒，後續開展出滋養的復原力與內在能量的流動，不單是展露在晤談的創作與言談，亦呈現於現實生活。在治療中後期，個案願意更多開放自己，去感受過往親子衝突的憤怒，以及父母親在公傷後的照顧，孤獨與哀傷漸漸散去，轉變成能平靜地說出手部復健情形，面對受傷的事實。個案在治療中更透露出有主動想要與人建立關係的需求，自性的潛力則透

過關係經驗的動態和整合而顯現出來 (Driver, 2022)。這與雄性海馬可以展現女性滋養撫育自己的能力，榮格所謂的阿尼瑪 (anima) 與阿尼姆斯 (animus) 概念不謀而合，阿尼瑪與阿尼姆斯的概念也就是連結起心靈的對立兩極，阿尼瑪是男性心靈中的陰性部分，阿尼姆斯則是女性心靈中的陽性部分 (Punnett, 2014/2020)。

表達性媒材也可以看到這對立兩極整合自性滋養的歷程。個案選到一個女孩抓著「愛」與「你」的幸福卡 (如圖 3) 時表示「覺得能帶給別人幸福也不錯 (02-07-03)」，並展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似乎內在喜悅回應著女性能量的認同與關係的連結。

圖 3

第 7 次治療 (第 1 幅圖)



2. 九宮格繪畫更展現內在創造力的啟發

個案在治療中接觸藝術表達九宮格繪畫，如字詞聯想的方式，由中心點向外，以順時鐘方向一格一格的完成繪畫創作，如此循序漸進的過程，再加上圖像的神秘之美再次帶來秩序與平衡，為個案帶來正向的互動循環 (Ammann, 1998)。個案也在繪畫中展現出內在經歷與希望感 (如圖 4)，並且心態上由被動轉變為主動。個案創造力的啟發，有助於個體保護和治癒的功能 (McRoberts, 2022)。

個案在治療中曾表示：

我屬蛇且過去曾想改名，希望名字中有龍字，也很希望能像龍一樣的可以飛在天上，過著飛黃騰達的生活，覺得蛇變成龍是不錯的 (02-08-06)。

看見拐杖糖聯想到聖誕節，也很希望可以跟捲髮的女生到教會參加聖誕節活動 (02-08-09)。

圖 4

第 8 次治療（第 2 幅圖）



3.個案在現實生活的進展與治療歷程相呼應之處

現實生活上的進展呼應著沙盤中曼陀羅型態的出現，說明了個案內在進行整合的過程，除了沙盤中透露出的無意識內容，個案在沙盤中擺放蛋及蛋糕的物件，象徵著孕育未來新的可能，蛋蘊藏生機與能量；而蛋糕物件似乎在慶祝這樣的生命轉變及重生（Jung, 2009/2016），即個案的人生因公傷意外中重生，展現了個案內在的長成，值得慶祝並讓人覺得喜悅。巧合的是當時即將迎來個案的生日，個案能以此心看待自己，也如同在心理層面正式接納了自己，即—我是我，我是有價值的，我值得存在。

這些現實生活與在表達性藝術治療上創作呈現的變化，亦和個案治療中自我表露有所呼應。過去個案在情緒處理上少表達、多壓抑，個案可以開始談論對受傷後未來處置與規劃。個案曾有以下的敘述：

每天需要到醫院作手部復健，在公傷假期間復健之外的時間將注意力轉移到興趣上，開始使用健全的右手與左手殘肢輔助做模型（02-07-12）。

治療師也回應個案表示：

我發現你之前談及做模型時的快樂，展露出少見的笑容及成就感，也培養健康良好的地休閒生活，分散了手術及做復健的痛苦，並且在此期間順利考上堆高機、完成學業以及乙級專業技師執照（01-09-03）。

在會談中可明顯看到個案神情及態度上的轉變，從過去與人較為疏離的互動模式到現在可以侃侃而談，並且能夠逐漸接受生活上的變化與職場意外傷害的影響；以及願意走出對未來的焦慮失望；個案也表示「我過去不知怎麼面對到現在願意接受復健與接上義掌（02-09-08）」；且不放棄地持續努力，在忐忑不安中仍願意嘗試跨出步伐，並且個案表示「願意再次恢復工作（02-09-10）」。Kalsched

(2013/2022)曾提到這種轉化的時刻來自劇烈的折磨，個案找到勇氣承受某些過往創傷痛苦；在本研究中的確可以看見個案突破現況，進入自我接納更寬廣的境界。

(四) 以海馬為心藥，產生療癒轉化的新契機

1. 父母親所提供個案生長的环境與海馬的生存環境相呼應

個案與父母的關係，相當於海馬與生存的環境，父母所營造適合孩子成長的環境是何等重要，就像是海馬需要適合的水域才能生存，否則就像是個案養殖海馬後期因生活變動，且疏於照顧造成海馬死亡一般；個案內在有需要被照顧或是被肯定的需求，當長期無法從父母所給予的達到滿足，個案就需要靠自己或是身心外在經常處於匱乏的狀態。就在個案受傷後，父母每日的照料，開始轉化個案的心理環境，再加上個案在治療中形成了與治療者的連結與關懷，啟動了滋養的能力。這轉變的過程就像是，個案提供海馬良好的成長環境，成為那個孕育幼海馬的父親，形成本質上的轉化。

在海馬象徵意義中，亦看見個案父子在無意識中的連結；海馬是海神的坐騎；個案表示父親過去是開商船的船長，同樣與大海搏鬥；父子倆縱然在現實生活中少有溝通交流，但在個案的無意識中似乎沒有停止互動。雄性海馬的育兒行為，個案表示在家庭中男性是需要負起主要照顧家庭的責任，這點也與父親對於家庭的想法一致，似乎較能同理及諒解父親當初反對母親生下個案的決定。在最後一次的會談中，個案與父親一同進行親子會談，直到會談尾聲，父親表示「兒子目前考到乙級技師執照，可以說是晚了 10 幾年 (03-09-09)」，這一番話似乎點出了身為父親，對於個案終於達到心中期待的欣慰；而過去的父子不合，似乎也「晚了」這些年才得以開始溝通及相處。個案在現實生活中，因著公傷的醫療照顧與父母間有更多的互動與交流，顯示個案與父母親情感的流動，更體會內在滋養的力量，以及了解心中一直渴望有一個穩固的家，可以依靠並且好好療傷休養的歸屬。

2. 海馬為心藥：在個體化歷程中出現療癒的力量

以海馬象徵為中心解析治療歷程中，「個案-身心創傷-海馬-治療者」之間的關係，在這個相互性的歷程中，個案終至身心安頓，如返心家。

個案因青少年時親子衝突憤而離家，曾養殖海馬共度孤獨的時刻，當個案人生走到中年卻遭逢左手斷掌的公傷意外，身心承受急遽震盪；此時在初始沙盤中海馬又再度出現在個案面前，似乎在個案無意識中，海馬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再加上個案屢次在沙盤中，總是將海馬第一個擺放在沙盤正中間，研究者體會到海馬對於個案而言，似乎有一種定錨的作用，且其他的物件則呈現兩圈同心圓樣式圍繞著海馬，沙盤呈現出中心性。再者，中外文化長久以來視海馬為舒緩不適，解除苦痛的藥物，有著保護與平安的象徵；在個案生命困頓之際，以及治療的沙盤中似乎也呈現這樣的象徵意義；以海馬為藥，舒緩心靈的苦痛。個案是身處在不得已的黑道環境中開始飼養海馬，似乎也是無意識以其護祐著自己。

個案過去與海馬的經驗互動，帶動個案內在能量的變化與流動；強韌的生命力，在無意識中支撐著個案。例如海馬身形嬌小，是生活在礁岩淺海區不善遷徙的魚類，只能靠尾部蜷曲攀住珊瑚或藻類，避免被水流帶走，象徵著個案內在的核心那種絕不放手的堅持本性；這也與個案過去混黑道在街頭生存，最後堅持由黑道轉為正道的過程。從中可以體會個案在面對生活中的風浪其生命力是相當堅韌的；就像是海馬此物種已存在地球 1500 萬年之久，有變色及擬態的本領（劉貴仁等人，1998；Hein, 2021/2022; Teske & Beheregaray, 2009），像極了個案在黑道中的生存之道且能全身而退的脫離黑道，這或就是靠著這份來自天生具有擬態的本領及生存在街頭的聰明智慧。個案曾有以下的表示：

其實心中早已明白當初選擇黑道只是為了生存，試圖找到一個暫時性的歸屬，深知有一天是需要脫離，並且也戒除過去的不好的習慣（02-02-04）。

在黑道的日子整天提心吊膽，害怕被陷害入獄，在中年能脫離（02-04-12）。

個案早年在情感上的遺棄，在進行個體化的歷程時，治療師營造安全涵容的治療環境，促進個案的內在經歷重新長成的體驗。我更在心中默默祝福個案可以走過悲傷並重建，Chiaia（2020）提及在治療中所產生的涵容、關心與珍惜就出現在治療師真誠的陪伴個案，這種源自於治療師與個案共移情（Bradway, 1991）所產生愛的聯繫體驗，也幫助個案發現世界和創造力。另外，Freedle（2017）也提出沙遊治療創傷的要務中，治療師的同在並且提供安全的環境也在其一，由此可見治療師在參與個案治療中的必要性。

綜上所述可以整理出「個案-身心創傷-海馬-治療者」相互間的關係，也讓個案的治療歷程更彰顯出架構。榮格取向觀點理解個案在心理治療中的轉變-以海馬為心藥的象徵，治療的過程中逐漸展現出照顧者的角色以及被照顧的渴求，同時展露對立兩極連結整合的轉化。個案也在這段旅程中，找回了過去所欠缺的撫育滋養的能力、智慧、情感、自信與勇敢的復原力，最終身心回到了象徵內在的真實本質的「家」（Morena, 1998/2009）中。

三、討論

本研究結果中可以看見四個主題，以下研究者將進一步討論有關沙盤中其他重要物件象徵，更能看見個案的多元及完整性；以及探討個案孤兒原型、矛盾依附所影響的親密關係現況。

（一）沙盤中其他物件重要象徵意義—拓展個案的自性更多元的探索

根據 Ammann（1998）提出有關沙圖位置的意義，個案在靠近沙盤中央處擺放貝殼物件，而貝殼象徵著死亡和復活；它們的形狀就像懷孕的女人，似乎在個案內在核心，有著重生的象徵（Eliade, 1991）。在沙盤的右下角，個案擺放太陽物件；太陽象徵著宇宙的至高無上的力量，是滲透萬物的神的力量（Bradway, 2001）；似乎也是個案無意識中陽性力量的來源。在沙盤左下角弓箭手象徵陽性

的力量 (Matthews, 1993)，意味著個案內在的攻擊性以及自我保護，而生活中的現實，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也像極了個案在黑道生活中逞兇鬥狠的行為，這或許也是個案人格面具的部分。在沙盤受到保護和自由空間中，未經救贖的能量也可能透過展現侵略行為來表達被壓抑的情緒 (Weinrib, 2004)。

另外，個案也曾表示「過去的感情問題曾造成我在感情追求上很大的陰影，現在想起仍會隱隱作痛 (02-04-04)」，看到在圖 2 中的蛋糕上方，個案鋪放著火紅色的玫瑰花瓣，Von Franz (1970/2018) 曾提出玫瑰是用在對維納斯女神及神聖孩童丘比特的崇拜，對世俗情慾及聖母天堂之愛的象徵，不難了解個案心中對於情感仍是相當渴望與激盪。個案在初始沙盤結束前，出現了左顧右盼物件櫃的動作，似乎想要找尋某些物件，之後個案又再到物件櫃前挑選了一位女獸醫抱著小狗的物件放進了沙盤中，置於沙盤中偏右上角，正是在白色蛋糕及玫瑰花的右側、小白兔及小狗的左側，這一區明顯的呈現出陰性且滋養的力量；而餵養和養育通常代表原始統一階段 (Turner, 2005)。就在本次治療中，個案在放置完最後一個物件後說出「圓滿 (02-03-05)」兩字，而這「圓滿」兩字似乎也正述說著個案心中的希望。

而在沙盤中的其他部分，可以看到個案較陽剛的部分，包括：各種交通工具 (汽車、直升機、飛艇、摩托車)，可以看見個案充沛的行動力，同時有出現球類活動、原子小金剛、弓箭手等講求速度或是能力的物件。這些可能是個案對於自己的期許，並且可以了解在個案過去的歲月中總是過著打打殺殺、與人相爭的生活，似乎太多的陽剛，因此最後擺放進沙盤中的女性獸醫師與原本就在沙盤中的男性獸醫師均顯露出內在照顧者的角色或是有被照顧的需求，同時個案展現對立兩極連結整合的本能。另外在沙盤中，個案也擺放了些家具類的物件，右上角個案擺放了床，床是睡眠的家具，可以讓個案進入無意識狀態 (Park, 2019)。沙盤中亦出現少許的食物，食物亦可以代表關懷和關注 (Park, 2019)，看起來個案逐漸出現了內在滋養的能力；尤其較特別的是個案擺放冰淇淋的物件並表示是最喜歡吃的食物，而吃冰淇淋又可象徵著凍結的精神能量或情感自由流動的喜悅 (Park, 2016)。

就沙盤整體而言，個案所呈現的沙型屬於外方內圓的結構，象徵個案外表正直，而內心圓滑的特性。個案沙盤中物件含括海、陸、空三種面向及穿越時間性，空間及時間面向均顯現，個案的無意識是相當全面且周延的，再加上海馬是海中唯一一只使用直立式移動的生物，這種垂直上下移動的方式，似乎也再次呼應個案的無意識中自我-自性軸不斷整合的狀態及調適的過程。

(二) 從斷掌意外看見斷裂的關係—海馬的孤兒原型與親子關係修復及歸屬的渴求

個案接受心理治療，主要是因為遭逢左手斷掌的公傷意外後身心的打擊，而個案的「斷掌」意外後也重新回顧與父母親的關係。個案自小是父母角力下的「犧牲者」，特別是左手相較於右手，更強調情感面向，看見斷裂的親子關係；更呼應了海馬的生物特性，海馬的育兒歷程涵蓋雄海馬的孵卵囊孵化完成 (Lin et al.,

2016)，以及幼海馬必須在沒有父母養育下在水中求生等，平均每 200 隻幼海馬最終僅能存活 1 隻 (Hein, 2021/2022)。從上述的內容看來，再再都顯示海馬象徵的孤兒原型意象，而能存活下來的海馬也顯示其堅毅的生存特性。

在現實情況中，個案自小面對父親的疏離與漠視，以及母親在生存上的私心，因此個案心中明顯存在著孤兒的心態。直到青春期的負氣離家後，更是過著孤獨流浪的生活；個案心靈中呈現無依無靠的孤兒心靈處境；在希伯來文中孤兒被定義為無父，孤兒之旅是一段孤獨的旅程，孤兒的意象也象徵著我們每個人都必須面對自己的獨特性 (Punnett, 2014/2020)。從發生這些狀況的背景裡所發展出來的意義，個案孤兒心態下，的確發展出情緒的議題、求生的掙扎以及加入黑道的決定，這些種種也都對於個案日後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至於父母的情結，就 Kalsched (1996/2018) 提及兼具對立兩極的結構，顯示個案內心多年的糾結與拉扯與父母有極大的關聯。

個案青少年時期離家後，隨即加入幫派而有了暫時性的歸屬，但是生活中的掌控權均在他人手中，個案的生存變成了一場戰鬥。這一切就在個案成年後，自我意識越發茁壯，其中無意識內容進入意識並自然地開始進化，個案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幫派，需要找尋屬於真正心中的歸屬。但此時個案並沒有作出立即返家的決定，而是住進了寺廟數年，開啓了個案靈性之旅。個案向內探尋心靈層面，踏上屬於自己的英雄之旅。

在心理治療中，個案逐漸願意表露對於人際的渴求，渴望被他人看見好的行為，也渴望被稱讚；就個案所言，在工作中隨著技術士執照的取得這部分個案可以自我肯定。在家庭中返家後與父母親的互動，以及目前尚屬身心恢復期，看見此時確是個案與父母親重新建立及修復情感最佳時機。或許，過去個案兒時孤立無援的記憶難以抹滅，以及青少年時期的遍體鱗傷，但是心靈眼界已今非昔比，隨著父母年事已高仍照顧著個案公傷後的生活，相信這在個案心中也是新的體悟與重新連結。

(三) 海馬雄性孵化後代的特性，映照出個案渴望父親的滋養

個案面臨父親的疏離與漠視，以及母親的私心，對於個案的矛盾心態與依附議題，個案心中明顯存在著孤兒的情結；這與海馬重要的生物特性中，是由雌海馬將卵注入雄海馬的孵卵囊內，卵胎生的海馬由雄海馬的孵卵囊孵化子代 (Lin et al., 2016)，提供養育及照顧的形象形成強烈對比。海馬的象徵亦可以看出個案內心對於父親愛的渴望，雖然父子間過往一直是不斷的爭吵在表達想法與情感，這何嘗不是濃得化不開的親情渴求，渴望被父親看見、疼愛及認可卻一直要不到的苦，而父親更是有種有苦說不出的現實壓力，以及夫妻間始終存在那道溝通的鴻溝。以榮格取向煉金術的觀點來看，個案的公傷意外像是與死亡擦身而過，也是人生黑暗的階段；就像將材料投入煉金的過程，藉由某種死亡，原本無形無狀的原始素材會分解，然後在更高的層次上復活 (Punnett, 2014/2020)；也就是經歷轉變、淨化或重生 (Cooper, 1978)，個案似乎在公傷發生後也知覺到內在的缺乏，

而踏上這段個體化歷程，開始尋找自己（Cashdan, 1999/2005）。

（四）矛盾依附對親密關係的影響

個案內在對於父母愛的期待，一直處於失落的狀態，個案年少離家，就像是為了逃避一直得不到的愛，所產生的痛苦及失望。在會談中個案曾表示：

我從小就有過敏性肌膚的問題，經常在黑夜搔癢，因此每天生活需要不停地抹油，讓肌膚保持滋潤，而爸爸的皮膚也有相同的敏感狀況（02-01-10）。

個案需要不停地抹油動作，似乎象徵了內在的乾枯，多麼渴望愛的安撫與保護。由此也可以了解，個案身體對於環境的感受應是相當敏銳，而身體化的感受，同時也是在回應個案存在的現實。個案敏感性肌膚的生理特性，在無意識中，與海馬全身無鱗且均被骨質環包裹著（卜勁松、于今昌，2015），同樣是皮膚處於缺乏保護且易感的狀況相當類似；個案對於環境的敏銳性，就像海馬對於生存水質的高要求一樣（觀賞魚雜誌社，2004），個案與海馬之間的映照，屢屢顯示出個案被愛及被照顧的需求；而這樣的皮膚敏感狀態同樣也出現在案父身上，在親子會談中這也成為了父子之間相互瞭解的機會。

Bowlby（1982）提出個體對重要他人的依附是一種持續而強烈的感受，個案與父母親之間所處的矛盾型依附，使個案在親密關係中容易陷於兩極化的傾向，又想去愛卻又互相受傷害。個案曾表示過去總是受挫的情感經驗造成感情追求上的陰影，以及渴望愛情卻很難相信有真愛，使得個案在感情中經常處於試探、懷疑、高要求以及容易放棄的心態，卻仍一直在尋覓終生伴侶，這部分與海馬的生物性中一生忠於一個伴侶（Lin et al., 2016）相呼應。

Klein（1946）提出親密關係的投射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概念。Winnicott（1960）將母親與嬰兒形容成心身相伴的關係，Kalsched（2013/2022）也曾引述 Winnicott 所提及母嬰關係二原體的神聖意象，說明性與親密感之關聯。從母親與嬰兒之間的身體接觸之親密，形成嬰兒的內心世界，心身相伴的過程影響日後個體建立親密關係的方法。本案例在母嬰關係上缺乏愛的照顧，在親密關係中個案開始向外尋找能夠滿足自己的對象，找到之後又出現矛盾的依附關係，如 Kalsched（1996/2018）所言形成保護性／迫害性內在客體中的角色。

Scharff 與 Scharff（2004/2011）提到親密關係是一種心身相伴的關係，進行的順利可以重新喚起在心身相伴關係中的力量。Kalsched（1996/2018）引用 Winnicott 提及如果母親的照顧是變動無常或經常忽略，個體身上真我就會分裂出假我與創傷隔絕。本案例在隨時被拋棄的氛圍下成長，母親生下個案但是沒有養育的能力，而父親冷淡對待，個案遂出現假我來保護自己。愛和攻擊依然是原型，會糾結在一起成為病態的混和，發展出強迫的施虐、受虐的防禦（Kalsched, 2013/2022）。個案在親密關係中缺乏安全感及信任感，一旦關係中止，個案容易出現挫折、失望和憤怒等負面情緒；個案的自體的中心及核心自性被摧毀。個案與伴侶間若有誤會產生，或因個案的敏感無法得到正向回應，再加上個案不善於

溝通，情感多半以分手收場。個案在感情的處理屬於被動又難以表達真實感受，此部分在治療結束前仍未能有所進展，就像是個案在治療中屢次選用黃色海馬物件，但也總是只出現 1 隻在沙盤正中間的位置，可以看見此一部分個案在感情中仍是孤身一人的狀態，此部分個案的確還需要時間調適。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案例中海馬的象徵意義，經由生物性上拓展到了心靈的層面，個案開啓了個體化的歷程後，內在要有新的存在，則必須經歷象徵性的死亡，並慢慢地重生；如同 Lee（2017）所言重生與舊我不同的新我的過程。在心理治療的過程中透過象徵的理解，個案能夠表達圖像世界並體驗無意識世界；這種體驗促進了原本分離的意識和無意識的結合，實現了治癒（Jang, 2015）。

個案內心對於父愛的渴望與情感連結，經由海馬的象徵一覽無遺，個案與父親之間所存在的衝突，何嘗不是個案求不得的痛苦表現。個案的內在就像是海馬，在茫茫大海中載浮載沉，也像是人生起起落落，內在孤兒的原型；至於加入黑道的過去是為了生存，所找到暫時的歸屬及安全感，但是個案心中清楚，總有一天會脫離在黑道的生活。而當時個案逞兇鬥狠的行為，可以說是人格面具，爲了要保護自己；如 Hong & Kim（2022）提及青少年很難分享他們的失落感和對家人的悲傷、憤怒、內疚和其他情緒，這些混亂的感受導致他們表現出叛逆行為。個案在照顧海馬的過程中，提供自身陪伴與滋養，從生理男性的角度來看飼養海馬的經驗，如同雄海馬孵化孕育後代，個案亦有孕育自己走向療癒的潛能；而海馬絕不放手的堅持本性，似乎也提醒個案不要放棄活下去的勇氣與信心。

個案因公傷斷掌意外的發生後接受心理治療，個案的個體化歷程發生在中年期；Neumann（2004）提及，中年期人格心理變化所帶來的中心化意識日益增強，而個體化歷程的啓動，形成自我匯聚作為整體的心理中心，也如同 Jacobi（1965）所言，個體化歷程有可能會在中年尋求生命意義問題的答案時自然發生，也可能因嚴重的生活劇變（例如：突然而重大的損失或身體疾病）而被迫實現。研究者分析個案承受著身心兩方面的創傷，一個是生理創傷，有象徵生命不可測的事實之寓意；另一個就是不被父親認可及照顧的心理創傷。而個案所選用的海馬，象徵陰陽兼具的藥材；海馬除了可壯陽及尾狀勾所意涵陽性力量，最重要的是增強個案內在的陽性力量，亦是增強被父親的認同及對自己的認同；至於海馬提供保護及孕育滋養子代等陰性力量，其對立兩極內在力量的流動與連結，在個案內在產生了重要的作用。父子關係的重新建立至和解，似乎也是在個案中年後返家後，與父親的再次朝夕相處的理解與認同，心結逐漸化解。個案在治療中逐漸願意表達想法、情緒及行為的演進，在返家議題上從分裂到和解，從孤兒原型到心靈的團聚；個案因斷掌公傷意外開啓了個體化歷程，並與海馬象徵與連結，最終成為自己的治療者。治療師的陪伴亦成為見證人，在「個案-身心創傷-海馬-治療者」

這相互間的關係運行下，個案傾聽內心的聲音，也意味著內在進一步的整合。公傷斷掌意外後，個案所經歷的不只是肉體上的返家，更重要的是在心理治療中逐漸體會到要重新尋找內在的價值，滋養與修復並發展出對家人的新見解，相信這是真正屬於個案心靈歸返的時刻。

二、建議

本案例可以理解，研究所採用之心理治療取向及象徵性表達的方法，的確適合服務交錯多重傷害的個案。藉由本研究看見個案歷經了身體及心理的傷害，在榮格取向心理治療中，海馬象徵的意義理解及應用後，回應了埋藏在個案心靈深處的聲音，以一種更多元且融入表達性媒材的方式來接觸個案創傷的內在，以和緩的方式協助個案，在過程中透過象徵來了解內心狀態，的確可以達到減少對於心理治療的抗拒，以及發揮心理治療的意義及果效。

唯本研究建議實務工作者在面對任何心理治療取向，都需要在受訓或接受督導下進行，維護個案權益以及實務工作者之專業品質；而本研究限制為僅針對一名個案進行實務歷程分析的有限性，且本案例實屬短期心理治療，因此個案之個體化歷程是進行式，表達性方式展現對於海馬之象徵意義的覺察，個案開啓個體化歷程，還需更多晤談歷程來看出此心理歷程之變化，也可較廣及較客觀的看見全貌。

收稿日期：2024.03.12

通過刊登日期：2024.07.26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Burton, J. (2003)：水中動物的生活〔陳一南譯〕。人類文化。(原著出版年：2002)
- Cashdan, S. (2005)：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李淑珺譯〕。張老師文化。(原著出版年：1999)
- Hein, T. (2022)：瘋狂的海馬—上帝在創造牠的時候應該是喝醉〔鐘寶珍譯〕。大雁。(原著出版年：2021)
- Jung, C. G. (2013)：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龔卓軍譯〕。立緒。(原著出版年：1964)
- Jung, C.G. (2014)：榮格全集第八卷〔牟旭景、王彥烜譯〕。長春。(原著出版年：1916)

- Jung, C. G. (2016): **紅書**〔魯宓、劉宏信譯〕。心靈工坊。(原著出版年:2009)
- Kalsched, D. (2018): **創傷的內在世界：生命中難以承受的重，心靈如何回應**〔彭玲嫻、康琇喬、連芯、魏宏晉譯〕。心靈工坊。(原著出版年:1996)
- Kalsched, D. (2022): **創傷與靈魂：深入內在神聖空間，啟動轉化歷程**〔連芯、徐碧貞、楊菁霽譯〕。心靈工坊。(原著出版年:2013)
- Morena, G. D. (2009): **綠野仙蹤與心靈療癒：從沙遊療法看歐茲國的智慧**〔朱惠英、江麗美譯〕。心靈工坊。(原著出版年:1998)
- Nora, S. F. (2022): **榮格取向藝術治療：夢、意象和分析心理學指南**〔丁凡譯〕。商周。(原著出版年:2018)
- Parker, S. (1992): **骨架**〔溫淑貞譯〕。漢聲文化。(原著出版年:1988)
- Punnett, A. (2020): **孤兒：從榮格觀點探討孤獨與完整**〔朱惠英、陳俊元、利美萱譯〕。心靈工坊。(原著出版年:2014)
- Ray, D. C. (2014): **進階遊戲治療**〔許智傑、謝政廷譯〕。洪葉文化。(原著出版年:2011)
- Scharff, D. E., & Scharff, J. S. (2011): **性與親密：從精神分析看伴侶治療**〔徐建琴、鄒春梅、李孟潮譯〕。心靈工坊。(原著出版年:2004)
- Stein, M. (1999): **榮格心靈地圖二版**〔朱侃如譯〕。立緒。(原著出版年:1998)
- Tibaldi, M. (2017): **積極想像：與無意識對話，活得更自在**〔倪安宇譯〕。心靈工坊。(原著出版年:2010)
- Von Franz, M. L. (2018): **永恆少年：從榮格觀點探討拒絕長大**〔徐碧貞譯〕。心靈工坊。(原著出版年:1970)
- 卜勁松、于今昌 (2015): **科學揭秘動物世界：海洋類二版**。麗文。
- 幼福編輯部 (2015): **海洋生物向前衝：3D AR 擴增實境互動遊戲書**。幼福。
- 高淑清 (2008): **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麗文文化。
- 黃宗堅 (2005): **創傷與復原：沙遊治療中的療癒象徵**。**輔導季刊**, 41 (1), 12-20。 <https://doi.org/10.29742/GQ.200503.0002>
- 黃佳琳 (2020): **2020 年度專題報導—海洋台灣**。經典雜誌。
- 維基百科 (2025): **海馬**。2025 年 1 月 14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B5%B7%E9%A6%AC>。
- 劉貴仁、方力行、張文重 (1998): **海馬種苗培育技術**。**養魚世界**, 250, 23-26。
- 蔡進松 (1996): **文馨最新英漢辭典**。文馨。
- 觀賞魚雜誌社 (2004): **礁岩生態缸特輯**。觀賞魚雜誌社。

英文部分

- Ammann, R. (1998). *Healing and transformation in sandplay: Creative processes become visible*. Open Court.
- Andersen, H. C. (1872). *Fairy tales and stories*. Sigongjunior. (H. P. Paull, Trans.)

-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70)
- Bowlby, J. (1982). Attachment and los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2(4), 664-678. <https://doi.org/10.1111/j.1939-0025.1982.tb01456.x>
- Bradway, K. (1991).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in sandplay therapy. *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 1(1), 25-43. <https://doi.org/10.61711/jst.1991.01.1.227>
- Bradway, K. (2001). Symbol dictionary: Symbolic meanings of sandplay images. *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 10(1), 96-100. <https://doi.org/10.61711/jst.2001.10.1.280>
- Bradway, K. (2002). Research in sandplay therapy. *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 11(1), 13-15. <https://doi.org/10.61711/jst.2002.11.1.993>
- Bradway, K., & McCoard, B. (1997). *Sandplay – silent workshop of the psyche*. Routledge.
- Brendan, H. (2022). Sisyphus dispossessed a physician loses his stammer. *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 31(1), 75-83. <https://doi.org/10.61711/jst.2022.31.1.776>
- Chiaia, M. E. (2020).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nd silence and the role of love in analysis. *Jung Journal*, 14 (4), 34-43. <https://doi.org/10.1080/19342039.2020.1822117>
- Chiaia, M. E. (2022). The marriage of sandplay and spirituality: The importance of silence, being and love. *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 31(2), 7-30. <https://doi.org/10.61711/jst.2022.31.2.062>
- Clarke, V., & Braun, V. (2013). Teaching thematic analysis: Overcoming challenges and developing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learning. *The Psychologist*, 26(2), 120-123.
- Cooper, J. C. (1978). *An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symbols*. Kachibooks.
- Corbett, L. (2022). Jung's approach to spirituality and its value for sandplay. *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 31(2), 32-46. <https://doi.org/10.61711/jst.2022.31.2.797>
- Driver, C. (2022). Michael Fordham's theorie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 analytic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ymbols & Sandplay Therapy*, 13(2), 1-28. <https://doi.org/10.12964/jsst.22006>
- Eliade, M. (1991). *Images and symbols: Studies in religious symbo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reedle, L. R. (2007). Sandplay therapy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ed adults: An exploratory qualitative study. *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 16(2), 115-133. <https://doi.org/10.61711/jst.2007.16.2.573>
- Freedle, L. R. (2017). Healing trauma through sandplay therapy: A neur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 B. A. Turner (Ed.),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andplay Therapy* (pp. 190-206). Routledge.

- Freedle, L. R. (2022). Sandplay therapy: An evidenced-based treatment. *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 31(1), 129–136. <https://doi.org/10.61711/jst.2022.31.1.898>
- Hong, E. J. & Kim, H. E. (2022). A Study on the Symbols in the Sandplay Therapy of Children in Divorced Families by Age. *Journal of Symbols & Sandplay Therapy*, 6(13), 129-159. doi <https://doi.org/10.12964/jsst.22003>
- Jacobi, J. (1965). *The way of individuation*. New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 Jacoby, M. (1999). *Jungian psychotherapy and contemporary infant research: Basic patterns of emotional exchange*. Routledge.
- Jang, E. K. (2015). Sandplay therapy case study: A boy with difficulty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Journal of Symbols & Sandplay Therapy*, 6(2), 17-39. <https://doi.org/10.12964/jsst.150006>
- Jang, M. K. (2017). *Analytical psychological sandplay therapy*. Hakjisa.
- Johnson, R. A. (1986). *Inner work: Using dreams and active imagination for personal growth*. Harper & Row.
- Jung, C. G. (1947). *On the nature of the psyche*. Routledge.
- Jung, C. G. (1961). *Memories, dreams, and reflections*. Vintage Books.
- Jung, C. G. (1968). Archetypes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R. F. C. Hull, Trans.). In H. Read, M. Fordham, & G. Adler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9 pt. 1.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2nd ed., pp. 3-4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 Jung, C. G. (1984).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Sol Books
- Kalff, D. M. (2003). *Sandplay: A psychotherapeutic approach to the psyche* (B. A. Turner, Trans.). Temenos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0)
- Kalsched, D. E. & Freedle, L. R. (2019). Trauma, innocence and the self care system: Implications for sandplay therapy. *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 28(1), 7-40. <https://doi.org/10.61711/jst.2019.28.1.710>
- Klein, M. (1946).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onscience in the child.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Hogarth Press.
- Lagutina, L., Sperlinger, D., & Esterhuyzen, A. (2011). Addressing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physical problems through sandplay: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of therapists' views.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86(1), 105-124. <https://doi.org/10.1111/j.2044-8341.2011.02042.x>
- Lee, Y. S. (2017). Death: Symbol of threshold for spiritual rebirth. *Journal of Symbols & Sandplay Therapy*, 8(1), 53-72. <https://doi.org/10.12964/jsst.170003>
- Lee, Y. R. (2018). Symbolism of mirrors as the first step of individuation and self-awareness. *Journal of Symbols & Sandplay Therapy*, 9(1), 45-61. <https://doi.org/10.12964/jsst.18003>

- Lin, Q., Fan S., Zhang, Y., Xu, M., Zhang, H., Yang, Y., Lee, A. P., Woltering, J. M., Ravi, V., Gunter, H. M., Luo, W., Gao, Z., Lim, Z. W., Qin, G., Schneider, R. F., Wang, X., Xiong, P., Li, G., Wang, K., Min, J. ...Venkatesh, B. (2016). The seahorse genome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specialized morphology. *Nature*, 540, 395-399. <https://doi.org/10.1038/nature20595>
- Liu, G. H., Huang, L. S., Qian, Q. F., Wang, Y. X., & Ge, P. (2019). Curative effect of progressively integrated sandplay therapy on core symptoms and sleep management for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mild-to-moderat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in. J. Contemporary Pediatrics*, 21(8), 743-748. <https://doi.org/10.7499/j.issn.1008-8830.2019.08.002>
- Matthews, B. (1993). *The herder dictionary of symbols: Symbols from art, archaeology, mythology,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Chiron Publications.
- McRoberts, R. (2022). Addressing the creativity crisis: Sandplay therapists' mode-shifting & profess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 31(2), 129-142. <https://doi.org/10.61711/jst.2022.31.2.784>
- Neumann, E. (2004). *Ursprungsgeschichte des Bewusstseins*. Patmos Verlag.
- Park, A. K. (2016). A case study of male adolescent's trauma from incestuous sexual abuse and sandplay therapy. *Journal of Symbols & Sandplay Therapy*, 7(2), 1-35. <https://doi.org/10.12964/jsst.160006>
- Park, S. (2019). A case study of sandplay therapy for a 6-year-old girl sharing family problems: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Symbols & Sandplay Therapy*, 10(2), 57-87. <https://doi.org/10.12964/jsst.19010>
- Porter, M. M., Adriaens, D., Hatton, R. L., Meyers, M. A., McKittrick, J. (2015). Why the seahorse tail is square. *Science*, 349(6243), 1-28.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a6683>
- Ray, D. C. (2016). *A therapist's guide to child development the extraordinarily normal years*. Routledge.
- Rhi, B. Y. (2012). *Korean shamanism and analytical psychology*. Hangil-sa.
- Roesler, C. (2019). Sandplay therapy: An overview of theory, applications and evidence base. *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 64, 84-94. <https://doi.org/10.1016/j.aip.2019.04.001>
- Ronnberg, A., & Martin, K. (2010). *The book of symbols: Reflections on archetypal images*. Taschen America Llc.
- Rosin, D. (2022). The starfish as symbol and its multiple meanings in sandplay therapy. *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 31(2), 47-72. <https://doi.org/10.61711/jst.2022.31.2.961>
- Schaverien, J. (1992). *The revealing image: Analytical art psychotherap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 Sim, H. O. (2011). A case study of a 5th grade girl from a divorced family recovering femininity through the sandplay therapy. *Journal of the Korean Home Economics Association*, 49(1), 55-65. <https://doi.org/10.6115/khea.2011.49.1.055>
- Steinhardt, L. F. (2013). *On becoming a Jungian sandplay therapist: The healing spirit of sandplay in nature and in therapy*.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 Teske, P. R., & Beheregaray, L. B. (2009). Evolution of seahorses' upright posture was linked to Oligocene expansion of seagrass habitats. *Biology Letters*, 5(4), 521-523. <https://doi.org/10.1098/rsbl.2009.0152>
- Turner, B. A. (2005). *The handbook of sandplay therapy*. Temenos Press.
- Von Franz, M. L. (1980). *Alchem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ymbolism and the psychology*. Inner City Books
- Weinrib, E. L. (2004). *Images of the self: The sandplay therapy process*. Temnos Press.
- Weinberg, B. (2014). *Attachment, neuroscience sandplay II*. Korean society of Sandplay Therapy Conference Materials.
- Winnicott, D. W. (1960). The theory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t J Psychoanal*, 41, 585-95.
- Winter, R. (1999). Sandplay and ego development. *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 8(1), 91-105. <https://doi.org/10.61711/jst.1999.08.1.497>
- Yoo, M. S. (2022). Dog: A companion on the journey to independence beyond attachment trauma. *Journal of Symbols & Sandplay Therapy*, 13(2), 49-68. <https://doi.org/10.12964/jsst.22007>

A Case Study of Individualization Process on Seahorse Symbolism: Jungian Psychotherapy

Jung-Jung Li Yu-Pei Shen Mon-Hsin Wang Fang-Ting Ch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dividuation process of a client who experienced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due to a workplace accident resulting in a severe hand injury. Using Jungian psychotherapy and through the multi-aspects of seahorse symbolism, forming a connection with himself and the therapist as well as activating the recovery process with resilience, and the seahorse symbolism anchored the individualization process. Content from eight individual therapeutic sessions and one father-son family consultation was analyzed, along with referral records. The findings revealed four central themes: (1) Individuation process of a client who has severe hand injury due to a work-related accident unfolded; (2) Experiencing loneliness, and attempts toward belonging and recovery; (3) A balanced flow of anima and animus essence; (4) Using the Seahorse as a healing medicine creat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healing transformati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is that in psychotherapy, from leaving home in anger during a parent-child conflict as a teenager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pain caused by a broken palm in middle age, the seahorse symbolism is used as a medicine to heal and to accompany the body and mind, to get through the heart-wrenching moments of life, and to become aware of the resilience, wisdom, emotion and confidence that nurtures one's own nature. The symbolic mean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eahorse in Jungian psychotherapy helps the client to regulate and transform, and to rebuild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real life, so that 'home' can finally become a peaceful place for the client to live in.

Keywords: individualization process, Jungian psychotherapy, seahorse, symbolism

Jung-Jung Li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isa1739@yahoo.com.tw)
Yu-Pei Shen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Mon-Hsin Wang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Fang-Ting Chang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